

歷史小說

右手

牛津，1554-1556

一個曾經用文字改變國家的人，
在一座正被重新塑造成天主教大學城的牛津裡，
最後還剩下什麼可以由自己決定

第一章 北門

1554 年春天，托馬斯·克蘭麥第一次以囚犯身分進牛津時，城門上方有人把一盆髒水潑了下來。

水沒有潑到他。潑在押送隊伍前面一匹馬的肩上，馬受驚甩頭，騎手罵了一句。樓上的女人探出窗，發現下面不是普通過路人，立刻把頭縮回去。

休·拉蒂默笑了。

「很好。」他說。「至少牛津還沒有因為我們來了就變得莊嚴。」

尼古拉斯·里德利皺眉看他。「你若把所有事都當笑話，最後總有一件會來不及笑。」

「那就等那一件來了再說。」

克蘭麥沒有加入。他抬頭看北門。

牛津不是倫敦。沒有王宮，也沒有泰晤士河上那種永遠顯得自己比個人更重要的交通。

城市收得緊，牆、門、教堂、學院和店舖幾乎擠在一起。北門跨在街上，旁邊是聖米迦勒教堂；門樓上就是博卡多監獄。

他以前來牛津時，是來談學問的。

現在牛津準備拿學問審他。

押送隊伍穿過門洞。裡面立刻變成另一種聲音：鐵匠敲擊、商販叫價、學生在路中央爭論，有人拖著木桶，有人牽一頭不肯走的豬。春雨剛停，石板上混著泥、馬糞和菜葉。

拉蒂默吸了一口氣。

「聞到了嗎？」

里德利看他。「什麼？」

「大學。」

「那是糞。」

「我知道。」

這次連押送他們的士兵都忍不住笑了一聲。

克蘭麥轉頭看拉蒂默。老人比從前瘦，臉上的線更深，卻還是有一種令人惱火的自在。那不是不怕，而是他從來不肯把自己的怕交給別人管理。

里德利完全不同。他一路都在觀察：哪裡轉彎、哪一道門有人守、教堂鐘響了幾次。他連被捕都像在整理一個論證。

「他們不會讓我們一直關在一起。」里德利低聲說。

「你怎麼知道？」克蘭麥問。

「因為讓三個被指控為異端的主教整天待在一起，是行政上的愚蠢。」

拉蒂默說：「你真會破壞氣氛。」

里德利沒有理他。「而且我們被送來不是只為了坐牢。大學要參與。」

這句話讓克蘭麥再次抬頭。

牛津的學者已經被召集。神學博士、學院院長、教士，連劍橋也派人來。王權需要的不只是判決，而是辯論；不只是說這三個人錯，而是讓大學這個地方證明他們錯。

這是克蘭麥自己非常熟悉的做法。

二十多年前，亨利八世想結束與凱薩琳王后的婚姻時，他曾建議把問題送到歐洲各大學，去收集神學與法律意見。讓學問替權力建立一條可以走的路。

當時他覺得那比宮廷陰謀乾淨。

現在他忽然覺得自己以前很天真。

博卡多的樓梯窄得讓人必須側身。門一關，下面街道仍然聽得一清二楚。

牢房並不像故事裡那種全黑的地洞。它有窗，有床，有桌子，只是所有東西都帶著別人用過很久的痕跡。牆上有人刻名字，門邊有焦黑的燭油。窗一打開，能看到北門外的

壕溝和一部分寬街，也能看見對面的學院牆。

獄卒把他們分到不同房間前，拉蒂默忽然對克蘭麥說：「托馬斯。」

克蘭麥停下。

「你不要整晚都想。」

「想什麼？」

「你知道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

拉蒂默看了他一會，沒有笑。

「這就是你的毛病。」

里德利從後面說：「休，他現在最不需要的
是你替他診斷性格。」

「我又沒收費。」

「那更糟。」

門被推開。

三個人被分開了。

第二章 大學要一個答案

幾天後，他們被帶到聖瑪麗大學教堂。

牛津的中心不是一個廣場，而是一連串彼此看得見、卻各自有規矩的門。學院有自己的門，大學有自己的教堂，城市有自己的市場與牢房。走不到幾百步，就可以從市民的街道進入學者的權力，再從學者的權力被送回城市監獄。

聖瑪麗教堂裡已經坐滿人。

學生站在後面，年輕得讓克蘭麥不舒服。有些人小聲說話，被旁邊的教師瞪一眼就安靜。前方坐著神學博士與審查者，袍子、帽子、拉丁文文件，把空間變成一個不需要鐵欄的法庭。

里德利一進去，整個人反而精神起來。

克蘭麥知道那個樣子。他在辯論場看過。尼古拉斯只要一遇到可以被定義、區分、駁斥的東西，就會忘記自己身在危險裡。

拉蒂默則看了看滿堂學者，對押著他的士兵說：「你們牛津人一定很喜歡椅子。」

士兵沒聽懂。

「這麼多人坐著等三個老人說錯話，總得有很多椅子。」

附近一名學生笑出聲，立刻被教授回頭盯住。

辯論開始後，幽默很快就沒有位置。

問題集中在聖餐：餅與酒是否在彌撒中真正變成基督的身體與血？教會傳統與《聖經》如何解釋？誰有權定義？

里德利回答得像在切石頭。

「請先把問題說清楚。」他對一名博士說。
「你問的是實體改變，還是基督真實臨在？
這兩者不是同一句話。」

「教會從來沒有把它們分成你希望的樣子。」

「那麼教會也可能需要被問。」

「你現在就是因為問得太多坐在這裡。」
里德利的臉一下冷了。

「如果答案靠椅子的位置決定，我們今天可以早點吃晚飯。」

教堂裡出現低低的騷動。

拉蒂默輪到時完全不是這種方式。他不喜歡層層術語，常常把一個精細問題直接拉回普通人的語言。

一位博士問他：「你否認祭壇上的聖體是基督真正的身體？」

拉蒂默沉默片刻。

「我否認你可以先把自己的答案塞進問題裡，再請我替你簽名。」

「請回答。」

「我正在回答。只是沒有照你的格式。」

「這不是市集。」

「幸好。市集的人至少會先告訴我一條魚多少錢。」

幾名年長學者顯得憤怒。後排卻有人低頭忍笑。

克蘭麥輪到最後。

他一站起來，教堂裡的氣氛就不同。

他不是普通改革派主教。他是坎特伯里大主教，是亨利八世時代的核心人物，是《公禱書》的主要塑造者，也是英格蘭宗教轉向最容易被指認的一張臉。

他知道很多人不是來聽答案。

是來看一個時代如何被迫回答另一個時代。

「克蘭麥博士。」主持者說。

不是「大主教」。

克蘭麥聽見這個稱呼時，心裡竟然先注意到語法，而不是羞辱。

他開始回答。

他的習慣讓每個句子都帶條件。

「若我們說——」

「我並不認為這可以如此簡單地——」

「必須先區分——」

有人不耐煩打斷：「你是否相信？」

克蘭麥停住。

這三個字比所有拉丁文都難。

你是否相信？

他忽然想起亨利。

亨利也不喜歡長答案。國王要的是能做事的答案。婚姻有效或無效，教宗有權或無權，這個人忠誠或不忠誠。

克蘭麥一生最擅長的，就是在這些過度整齊的選擇之間找到一條第三條路。

牛津不打算給他第三條。

辯論持續幾天。

每天他們被帶過同樣的街。店主逐漸習慣這支隊伍。有人停下看，有人完全不看。學生開始認得拉蒂默，甚至有人在他經過時悄悄摘帽。

某天回牢時，一名賣洋蔥的女人對旁邊人說：「那個矮的就是以前的伍斯特主教？」

拉蒂默聽見，回頭說：「以前還比較高。」

女人愣了一下，然後大笑。

里德利走在他旁邊，低聲說：「你鼓勵他們。」

「鼓勵什麼？」

「把異端審判當娛樂。」

「尼古拉斯，他們本來就當娛樂。至少我收回一點主導權。」

克蘭麥在後面聽著。

他沒有加入。

他開始覺得牛津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學者多。

而是學問、日常和處刑可以離得這麼近。

第三章 城市往另一邊走

瑪麗女王的宗教恢復不是一夜之間降在牛津。

它比較像冬天。

先是早晨更冷，再來窗邊開始結霜，等人真正意識到季節變了，整座城市已經在另一種空氣裡生活。

學院教堂重新整理祭壇。被愛德華六世改革撤下的東西，有些重新出現。彌撒回來。教士換回舊禮儀。學者開始重新宣誓。

新學院（New College）本來就有很深的保守與天主教傳統，瑪麗即位後更成為支持復原的重要中心。另一邊，原本屬於被解散修道院體系的達勒姆學院舊址，被湯瑪斯·波普買下，準備建立新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一座新學院正在誕生。

一個舊宗教世界也在努力誕生回來。

克蘭麥從博卡多的窗看不到三一學院正在做什麼，但消息會進牢。

獄卒威廉·托馬斯是牛津人，父親做過皮革生意。他不關心聖餐中的「實體」究竟如何變化，卻非常關心哪個學院又買了哪一塊地，因為那會影響租金。

「波普先生很有錢。」他有一天送飯時說。

克蘭麥問：「哪個波普？」

威廉看著他。「你們這些大人很有趣。城裡最近只有一個波普先生值得講，你卻先想到羅馬那個。」

克蘭麥笑了笑。

「湯瑪斯·波普。女王的人。要辦新學院。」威廉把麵包放下。「十二個院士，十二個學生，聽說還有很好的晚餐。」

「這是你最在意的？」

「一間學院如果晚餐不好，五十年後還有人會記得它嗎？」

克蘭麥沒有回答。

威廉靠在門邊。「你以前是不是也管過大學？」

「沒有。」

「可是大家都說你管過全英格蘭的教會。」

「那也不是『管』。」

「你們讀書人很喜歡把動詞弄複雜。」

威廉說話不是拉蒂默那種故意逗人，也不是里德利的精確。他的幽默沒有表演性。他只是覺得有些事荒謬，便直接說出來。

這讓克蘭麥反而比較容易和他說話。

「你支持女王嗎？」克蘭麥某天問。

威廉正在收盤子，停了一下。

「我支持不要再換。」

「什麼？」

「不要再換信仰。」

他把盤子疊起來。

「我小時候，教堂是這樣。後來國王說不是。下一位國王又說要再改。現在女王說改回去。你們上面的人每次都說這一次才是真的，下面的人就得把祭壇搬來搬去。」

克蘭麥想反駁。

威廉沒有給他機會。

「我知道，你會說有些事情值得改。我不是說沒有。我只說，一個在牛津賣皮鞋的人，不會每天早上起來先讀神學。他只想知道這星期跪哪邊。」

門關上後，克蘭麥很久沒有動。

里德利若聽到，大概會指出「跪哪邊」不是問題核心。

拉蒂默可能會罵一句，然後承認這人說得有道理。

克蘭麥則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容易回答。

因為威廉說的「你們上面的人」，也包括他。

第四章 十月十六日

1555 年 10 月，天氣忽然變冷。

里德利和拉蒂默的判決已經沒有懸念。

前一晚，他們沒有被關在同一個房間，但獄卒允許他們隔門說一會話。

拉蒂默先開口。

「尼古拉斯。」

「嗯。」

「如果明天天氣還是這樣，我希望他們至少給我乾木柴。」

里德利沒有回答。

「你聽見嗎？」

「聽見。」

「那你怎麼不說話？」

里德利的聲音從門後傳來，比平常慢。

「因為我正在努力決定，你這句話是不是又在避免談真正的事。」

拉蒂默安靜了一會。

「是。」

這一次沒有笑。

克蘭麥坐在自己房裡，背靠牆。

里德利說：「我怕。」

拉蒂默沒有立刻安慰他。

「我也是。」

里德利的聲音很低。「不是死。我知道我們總會死。是火。那個時間。」

「我知道。」

「我一直告訴別人，恩典會在需要時來。」

「是。」

「如果沒有呢？」

走廊外有人咳嗽。樓下傳來城門關閉的聲音。

拉蒂默說：「那就沒有。」

里德利似乎被這答案激怒了。「這不是牧師應該說的話。」

「明天我不是你的牧師。」

「那你是什麼？」

「一個也要被燒的老頭。」

很久沒有聲音。

然後拉蒂默繼續，語氣完全變了。

「尼古拉斯，你一直想先把明天想完整。火怎麼燒，你會不會叫，別人會怎麼看。你想先在腦中把每一步安排好，這樣到了那裡就不會出錯。」

里德利沒有否認。

「可你不能。明天沒有論證。只有明天。」

「所以你的建議是？」

「今晚睡。」

里德利發出一個極輕的、近乎無奈的笑。

「我恨你有時候說得對。」

「只有有時候？」

克蘭麥把額頭靠在牆上。

他想說話，最後沒有。

第二天早上，城市帳目照樣記錄花費。

食物、酒、薪資。

還有用來燒死兩名主教的木柴與柴束。

這是牛津最令克蘭麥難以忍受的地方之一：
死亡也必須進帳。

里德利和拉蒂默被帶出北門時，會經過他的
窗下。

他們沒有停。

克蘭麥衝到窗邊。

街上人很多，他只看見帽子、肩膀、士兵的
長矛。然後那兩個熟悉的身影往北門外走。

拉蒂默沒有抬頭。

里德利抬了一次。

克蘭麥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自己。

刑場就在城牆外的壕溝附近。今天的人會把那裡叫寬街，會在石板上看見十字。但在那時，那片地方首先是城市邊界之外：一個把不合秩序的人帶出去處理的空間。

克蘭麥看不清火。

他看得見煙。

一開始人群很吵，後來突然有一陣奇怪的安靜。

接著又吵起來。

威廉沒有進房。

到下午才送水。

克蘭麥問：「哪一個先？」

威廉知道他在問什麼。

「老的。」

「拉蒂默。」

「嗯。」

「里德利呢？」

威廉把水壺放下，動作很慢。

「木頭在他那邊不好燒。」

克蘭麥的臉失去血色。

「多久？」

「我不知道。」

「你在那裡。」

「我沒有數。」

克蘭麥抓住桌邊。

威廉看著他，第一次露出不耐煩。

「不要問我多久。」

克蘭麥抬頭。

「我知道你想知道。你覺得知道了就能替他
受一點。不能。」

他轉身走到門口。

「而且你今晚還是得吃。」

「我吃不下。」

威廉回頭。「那就明天吃。」

這不是安慰。

所以克蘭麥記住了。

第五章 比較舒服的房間

里德利和拉蒂默死後，克蘭麥變得安靜。

不是聖徒式的安靜。

是一個人說什麼都會先想到另外兩個人已經不能回答的安靜。

冬天來得早。博卡多的窗漏風，床褥有潮味。牛津在下面繼續運作。學生回家過節，有些學院準備宴席，教堂鐘聲照常。三一學院的建立正在推進，瑪麗的宗教恢復不再只是政策，而開始有房間、院士、學生和收入。

克蘭麥卻被移到較舒適的看管處。

第一次坐到有軟墊的椅子上，他感到一種近乎羞恥的快樂。

房間有火。

有桌布。

晚餐甚至有一小杯酒。

來與他談話的人不只一種。

有些人是來贏的。他們的每個問題都像已經知道答案，只等克蘭麥認輸。

也有人不是。

多明我會修士胡安·德·比亞加西亞第一次見他，談了半個時辰，幾乎沒有提教宗。

他先問克蘭麥：「你讀過奧古斯丁哪一版？」

克蘭麥愣了一下。

兩人開始談書。

從奧古斯丁談到教父，再談拉丁文翻譯。胡安的英語帶著西班牙口音，遇到精細神學詞彙反而比日常用語流暢。他說話很完整，從不搶著用一句俏皮話結束對話。

這讓克蘭麥一開始反而警惕。

「你在等什麼？」他問。

胡安抬眼。「什麼？」

「等我放鬆。」

「你已經放鬆一點了。」

克蘭麥皺眉。

胡安笑了，但那笑不是拉蒂默式的挑釁。

「你看。現在又沒有。」

幾次見面後，他們才真正碰到核心。

胡安問：「你相信教會可以錯多久？」

克蘭麥沒有馬上回答。

「這個問題有陷阱。」

「當然。好問題都有。」

「那你先回答。」

「不。」胡安說。「我是來問你的。」

克蘭麥起身走到火邊。

「如果教會永遠不可能錯，改革沒有意義。如果教會每次都可以由個人判斷她錯，教會也沒有意義。」

胡安點頭。「這才是問題。」

「你不是來說服我教宗永遠不錯？」

「我沒那麼懶。」

克蘭麥轉頭。

胡安繼續：「我認為你們把很多真正的濫用和一個更大的主張綁在一起。你看見教會需要改革，最後卻讓王權成為判斷教會的工具。」

「王權至少不是外國權力。」

「真理什麼時候有國籍？」

這句話讓克蘭麥停住。

胡安沒有趁機追擊。

他只是拿起酒杯。

「今天先到這裡。」

克蘭麥忽然說：「你知道亨利是怎麼說服人的嗎？」

「不知道。」

「他不會一直辯。辯到某個時候，他會讓你覺得事情已經決定，而你唯一能選的是用什麼方式參與。」

胡安看著他。

「你參與很多次。」

「是。」

「你後悔？」

克蘭麥沒有回答。

這不是因為他不知道。

而是因為答案太多。

第六章 簽名

第一份撤回聲明沒有戲劇性。

沒有雷。

沒有誰把劍放在桌上。

只有紙、墨、兩個見證人，以及一個六十六歲的男人坐在一間暖房裡，很久沒有落筆。

克蘭麥讀了一遍。

再讀一次。

胡安不在場。

負責的人開始不耐。

「博士，內容已經向你解釋清楚。」

克蘭麥說：「我知道。」

「那還有什麼問題？」

他想回答：問題是我這一生。

最後只說：「手冷。」

有人把墨往他面前推近。

他簽了。

托馬斯·克蘭麥。

那幾個字和平常一樣。

這件事最可怕。

晚上，他睡得很好。

早上醒來時，他盯著天花板，發現自己第一個感覺不是悔恨，而是休息夠了。

他因此更加厭惡自己。

後面還有更多文件。

每一份都比上一份容易一點，內容也一步一步更遠。他重新承認教宗權威，承認自己過去錯誤，逐漸把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立場拆掉。

有時他真的相信自己可能錯了。

這不是單純撒謊。

宗教信仰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一個人在恐懼裡改變想法，不代表新想法一定是假；一個人在勇敢時堅持，也不代表原來就一定真。

某天下午，胡安再次來。

桌上放著克蘭麥剛簽過的一份文字。

胡安沒有看紙。

「你希望我說恭喜嗎？」克蘭麥問。

「不。」

「失望？」

「也不。」

「你總得有個反應。」

胡安慢慢坐下。

「我想知道，你簽的是你相信的，還是你希望相信的。」

克蘭麥的臉緊了一下。

「你們要的不就是這個？」

「不要把『你們』給我。我沒有坐在女王的議會裡。」

「但你希望我回到羅馬。」

「是。」

「那有什麼差別？」

「差別在於，我不希望你用恐懼冒充信仰。」

克蘭麥忽然提高聲音。

「你知道火是什麼嗎？」

胡安沉默。

「你看過？」

「看過。」

「你被綁過？」

「沒有。」

「那就不要坐在那裡告訴我恐懼應該多純潔。」

胡安沒有反擊。

克蘭麥呼吸很重。

過了一會，胡安說：「你說得對。」

這個回答讓克蘭麥反而失去下一句。

「我沒有資格告訴你怎麼怕。」胡安繼續。

「我只能問你，怕完之後，你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房間安靜。

窗外有學生跑過石板路，一路笑。

克蘭麥低頭看自己的右手。

「有時候不知道。」

胡安點頭。

「那至少從這裡開始。」

第七章 牛津的春天

1556 年二月，克蘭麥被正式褫奪聖職。

儀式在基督堂進行。

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個嘲諷。

基督堂的前身是沃爾西創辦的紅衣主教學院。沃爾西因為無法替亨利八世解決婚姻問題失勢，學院最後被亨利接收重建。幾十年後，克蘭麥——那個在沃爾西失敗後幫亨利完成宗教突破的人——站在這裡，被瑪麗的教會一層一層拿掉大主教身份。

牛津很擅長讓不同年代站在同一個房間。

曾經屬於他職位的衣飾被剝除時，克蘭麥沒有反抗。

他累了。

有人宣讀罪名。

有人宣告他不再是大主教。

他忽然想到一個非常不合時宜的問題：如果一個身份需要靠別人替你穿上，那別人脫掉時，它究竟還剩多少？

回到博卡多後，威廉看了他很久。

「少了很多衣服。」

克蘭麥本來以為他會開玩笑。

威廉沒有。

「冷嗎？」

「有一點。」

他拿來一條毯子。

幾天後，消息傳來：即使克蘭麥撤回，他仍將被處死。

這一次，沒有神學。

克蘭麥只是坐著。

威廉在門口等了一會。

「你可以說了。」克蘭麥說。

「說什麼？」

「你一定有話。」

威廉走進來，把一張凳子拉到牆邊。

「沒有。」

「你從來沒有『沒有』。」

「今天有。」

兩人坐了一陣。

下面有人在吵一筆債。另一個囚犯不停咳嗽。北門開關時，整個樓板都會輕微震一下。

克蘭麥說：「我以為簽了會活。」

威廉點頭。

「你覺得我卑鄙嗎？」

威廉皺眉，像問題很麻煩。

「我覺得你想活。」

「這不是答案。」

「對我就是。」

「如果拉蒂默還在，他會罵我。」

「那你要不要等他回來再問？」

克蘭麥看他。

威廉沒有笑。

這句話不是幽默，是不耐煩。

「先生，我不懂你們那些道理。我只知道人怕死很普通。你如果要因為怕死恨自己，那整個博卡多一半的人都得先恨。」

「另一半呢？」

「欠錢。他們忙著恨債主。」

克蘭麥終於笑了一點。

威廉站起來。

走到門口時，他停下。

「不過，有一件事。」

「什麼？」

「你既然還是要死，後面寫什麼，就不要再拿『活下來』當理由了。」

門關上。

克蘭麥一個人坐在房裡。

牛津外面開始有春天的味道。

第八章 聖瑪麗

3月21日，聖瑪麗大學教堂再次坐滿人。

這一次不是辯論。

是一場被安排好的公開悔罪。

克蘭麥會承認自己的錯，確認天主教信仰，然後被帶去死。死亡已經決定；儀式要決定的是死亡應該代表什麼。

這一點他太熟悉。

國家從來不只需要一個人服從。

還需要他的服從有正確的意思。

科爾博士在講壇上講道時，克蘭麥坐著聽。

外面高街有人經過，馬蹄聲透過門傳進來。

這座教堂是大學的公共心臟，幾百年來學位、講道、爭論、審判都在這裡發生。

牛津把學問變成儀式。

今天也一樣。

克蘭麥袖子裡有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文字。

他知道該怎麼讀。

先承認罪。

再勸人服從。

最後確認自己的回歸。

他站起來時，腿有點軟。

不是神蹟。

只是六十六歲，而且幾個月沒有正常生活。

他開始讀。

前面都照著紙。

聲音起初很低，後來慢慢穩。

他談自己罪重。

談服從君主。

談死亡。

有人在台下低聲咳嗽。

他翻到下一段。

右手壓著紙。

突然，他沒有讀。

教堂裡一開始沒人發現。

克蘭麥抬頭。

他看見前排那些學者。有人曾參與審他，有人真心相信自己在把英格蘭拉回正確教會；也有人只是服從新的秩序。再後面是學生，年輕得可能只記得愛德華六世，幾乎不知道亨利早年的教會是什麼樣子。

他想起威廉說：你既然還是要死，後面寫什麼，就不要再拿活下來當理由。

他想起胡安問：你簽的是相信的，還是希望相信的？

也想起拉蒂默叫里德利今晚先睡。

這些人沒有給他同一個答案。

他們甚至不屬於同一邊。

這反而讓他忽然明白，最後這件事只能自己負責。

他放下紙。

科爾博士先抬頭。

克蘭麥開始說另一套話。

不是漂亮的即興演說。他停頓，修正，甚至有一句說到一半重來。

他承認自己最痛苦的，是親手寫下違背良心的文字。

前排有人動了。

科爾的臉慢慢變了。

克蘭麥繼續。

他拒絕教宗權威。

這一次，整個教堂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有人喊：「停下！」

另一個聲音：「把他下來！」

科爾站起來，真正的憤怒不像故事裡那麼整齊。他不是戲劇中的反派。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剛發現自己被公開利用的人。

「你欺騙了所有在這裡替你靈魂擔心的人！」他喊。

克蘭麥停住。

這句話擊中他。

因為並不完全錯。

胡安不在台前。克蘭麥不知道他是否在教堂裡。

他忽然希望他不在。

接下來變得混亂。

有人把他從講壇帶下去。學生站起來看。教堂門打開，外面的冷空氣進來。

從聖瑪麗到北門外不遠。

這一次，牛津不需要再給他很多時間。

第九章 右手

隊伍往北走。

高街轉進市中心，經過店舖、學院門、熟悉的石牆。

克蘭麥已經走過這條路很多次。

1554 年被帶來辯論。

1555 年去受審。

今天是最後一次。

他們接近北門時，人越來越多。

博卡多在上面。

克蘭麥抬頭，看見自己住過的窗。

威廉站在門邊，不在押送隊伍裡。

兩人目光碰到。

威廉沒有脫帽，也沒有笑。

只是點了一下頭。

這比任何祝福都像他。

北門外，刑場已經準備好。

寬街當時還不是後來那條整齊的大學街景。

城牆的北側是壕溝和邊緣地帶。文明的學院
和城市秩序到這裡像突然有一道縫，讓國家
可以把一個人推出去燒掉。

柴堆在那裡。

克蘭麥看了一眼就移開視線。

他想起里德利。

濕木頭。

太慢。

有人替他綁住。

他沒有表現得平靜。

手在抖。

呼吸也亂。

一名在旁邊的教士低聲要他祈禱。

克蘭麥點頭，卻沒有立刻說話。

火被點起。

煙先來。

身體往後縮了一下。

那是反射。

沒有人能靠神學取消反射。

火靠近時，他突然把右手往前。

旁邊有人以為他失去平衡。

克蘭麥自己知道不是。

這隻手寫過亨利的婚姻文件。

寫過給安妮·博林的時代提供合法性的文字。

寫過《公禱書》。

寫過改革。

也寫過撤回。

它不是一隻純潔的手。

正因如此，他要它先去。

火碰到皮膚時，所有文學性的想像都結束。

只有痛。

克蘭麥叫了一聲。

又把手往火裡伸。

人群騷動。

他已經沒有辦法控制別人會怎麼記。

新教徒會把他變成殉道者。

天主教徒會把他看成頑固異端。

後來的歷史學家會討論他最後一刻究竟有多少神學、多少羞恥、多少政治。

那些都在未來。

1556 年 3 月 21 日的牛津沒有未來。

只有火、煙、鐘聲，以及一個人終於沒有下一份文件可以簽。

尾聲 牛津沒有停下來

克蘭麥死後，牛津沒有停下來。

三一學院在同一年正式開學。新院士與學生搬進原本達勒姆學院留下的建築，吃飯、讀書、禱告。瑪麗的天主教復原仍在繼續。

兩年後，瑪麗去世。

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宗教方向又轉。

那些在瑪麗時代重新建立的祭壇、禮儀與學術立場，再一次面對新的國家命令。牛津的學院再次調整，人再次宣誓，有些人留下，有些人離開。

威廉如果還在北門工作，大概不會覺得驚訝。

上面的人又換了。

幾百年後，博卡多被拆掉，北門也消失。寬街變成牛津最容易讓人覺得「古老一直都在」的地方之一。拉蒂默、里德利與克蘭麥死去的位置，後來用石十字標在路面；十九世紀又在不遠處建起殉道者紀念碑。

今天走過去，很容易先看尖塔。

真正值得想的，也許反而是距離。

聖瑪麗教堂離刑場並不遠。

大學的辯論、城市的監獄、學院的宗教秩序和國家的火刑，在十六世紀牛津可以被一個人用不到半小時走完。

這不是因為牛津只是某場宗教悲劇的背景。恰恰相反。

那時的牛津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一座大學如何替國家提供知識上的權威，一座城市如何在君主更替中一次又一次重新學習什麼叫「正確」，以及生活在裡面的人如何在這些巨大的答案下面，繼續買魚、收租、讀書、喝酒、欠錢、開門、關門。

克蘭麥的最後選擇之所以發生在這裡，不是偶然。

他一生都相信文字、學問與制度能替國家找到答案。

最後，牛津把他帶回最簡單的問題。

不是國家相信什麼。

不是大學相信什麼。

而是當所有答案都寫過之後，

你還願意讓哪一句，算是你自己的。

* * *

作者附記

本小說的主要人物與核心事件以史料為基礎：托馬斯·克蘭麥、尼古拉斯·里德利與休·拉蒂默在瑪麗一世統治下被送往牛津審查；三人曾被關在北門上方的博卡多監獄。里德利與拉蒂默於 1555 年 10 月 16 日在北門外被火刑，克蘭麥則在多次撤回原有新教立場之後，於 1556 年 3 月 21 日在聖瑪麗大學教堂公開否定自己的撤回，隨後在同一區域被處決。

小說也把牛津本身視為歷史角色。瑪麗時期的牛津大學確實積極參與天主教恢復；部分

學院成為重要天主教學術中心，三一學院亦於 1555 年在瑪麗政權的重要官員湯瑪斯·波普支持下建立。克蘭麥的褫奪聖職儀式與基督堂亦有歷史關聯。

威廉等部分城市人物、私人談話、牢獄日常與若干場景為文學重構。胡安·德·比亞加西亞確實是曾與克蘭麥進行宗教辯論、試圖促使他重回天主教的西班牙多明我會修士；小說中的私人關係與對話則屬創作。

宗教改革時期的迫害並非只有單一方向。不同君主統治下，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都曾因信仰遭受國家暴力。本小說不試圖把克蘭麥寫成沒有矛盾的英雄，而是集中在他最後兩年的恐懼、妥協與選擇。